幻語

戰國之時遊士縱橫亦堯舜湯武之一厄也

莊語

此下多國策文字

市語

韓子卷七

說林

說文說誘也以言諭人使從已也戰國之時以遊說相高故韓子採而成篇名曰說林則說亦多術而不苦貧矣纖株美櫝互見迭出斧斤入之而皆可材也有上下篇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

心語

譎語

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固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為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為能與小立之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

諧語 端語 策語

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

籌語

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户之邑智伯大說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

籌語

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荊大說許救之甚
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
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於大齊此
人之所以憂也而荊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
荊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荊救
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
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

誤語

傳信也以繒帛為之出入關合信

孫月峯曰此絕是戰國文字

輕則趙重魏援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

劉辰翁曰奇說恠論可喜可愕

權語

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莊語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

孫月峯曰隋乃在兩有字

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割地則王之國危矣

諷語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法語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

韓退之曰聖賢之能多蟻馬之智專

諧語

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

孫月峯曰滑稽

觧語

忠語

兩宦蓋樹援也

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睞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睞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睞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犂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

劉辰翁曰殺韓傀而歸賊於嚴氏則兩斃矣

竅語

駢語

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彊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病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孫月峯曰二事相對樂羊忍孟孫慈

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荅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荅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忠語

楊升菴曰先秦典麗如此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彊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盃玉盃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

詐語此戰國攻瑕之術周公豈為之

危語

辭以醉者懼獨醒也

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

孫月峯曰章法逸連生字句峭

幾語

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為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

幾語

劉辰翁曰微言甚妙

而血已血而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道語

楊升菴曰見
莊子

砭語

孫月峯曰新
案
智語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爲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

與西門豹鄭子陽事同

駢語

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閒中山君因索而罪之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為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為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說林下

近本皆自蟲有蚘起今按宋板增定凡十六條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

與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
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
不僇命也
鳥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
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
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
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

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過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

以潔出以汙入狗且惡之況於人乎

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

張賓王曰斡旋甚佳

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荊王者衆騶妬之因曰臣能撽鹿見王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妬之

荊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

評語

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蟲有蚘者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相食因自殺人臣

近語 傾語 諧語 幾語

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
非矣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
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公孫弘斷髮而
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
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
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
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

識語

孫月峯曰與魯丹同旨

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

脩語

劉辰翁曰大似左氏辭命

家語

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趮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也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要語

趙定宇曰歸結本意上極明

慷語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爲先達者相收管仲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荆師荆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

王維楨曰明快婉妙不讓左氏

人曰今荊將以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
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
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
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
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
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荊人因不殺也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於仇由之君
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
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

機語

倚相二策所謂擊其惰歸

機語

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荊伐陳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

孫月峯曰妙算

恬語

楊升菴曰魏不助亂以得二國之心奇甚

莊語

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己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

孫月峯曰淨有致

纖語

楊升菴曰海大魚三字突

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母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来效賊也。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

出真聳人

齊語

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

逞語

喻楚常為吾患不如因而溺之

幾語

是秦惡荊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荊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

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巷人告者爲盜

凡六篇雜論
法術

韓子卷八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

堯桀賁育離朱烏獲盜跖曾史等語言雖己甚並參飾之詞雖侈不害

孫月峯曰此章論勢甚懇切

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為賢聖之測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

楊升菴曰體方事鍊

獲之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生死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

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則人主不尊。
不重死。則令不行。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
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
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
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
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
而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
使人饑寒去衣食。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

治病在忍痛
撥亂在聞忠

不立彊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言人君以桀紂自恃而以比干子胥望人則國終不安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彊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故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以成其簒弑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

僂人也
誅賞不明足以召亂
言慎近也

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事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矣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得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

賞罰明則下盡力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愿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為賁育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

劉須溪曰伯夷盜跖堯羿等語意在明法故抗其詞

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

法度明則姦邪止

無法聖人所難法立中人

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彊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

易守

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法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於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法立則臣見功

用人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冰炭不合

孫月峯曰此言廢法不可為治

茅鹿門曰刑名家開口竟不脫賞罰二字

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度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

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

孫月峯曰此等語又覺忠厚

謂一身兩役君不諒也

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

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

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處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數以德追禍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

楊升菴曰弾疽入髓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足以召亂

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釋儀的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赦毒故姦人服發

孫月峯曰設喩起下

言人主不可忽近圖遠禍生肘腋

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墻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不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忠國溺者如此

得天得人得時得勢則功名易成

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

孫月峯曰公子固好用此非字法是波瀾是頓挫亦自可喜

之上而下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

人主德盛則
勢尊勢尊則
多助多助之
至則功名成

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榖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收功

王維楨曰此篇似禮記軼舊馳新超然上乘

也

大體

辭既道顯意亦醇細不說於道庶幾此篇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

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

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順。以道為合。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張賓王曰儲說六篇大體奇可與管子宙合參觀或曰此連珠演連珠之托始

孫月峰曰是連珠之錯句

韓子卷之九

内儲說上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七術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一參觀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哀公之稱莫衆而迷故齊人見

昔絕精陗蓋惟公子有此奇

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江乙之説荊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而察一市之患

二必罰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説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産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説隕霜而殷法刑弃灰將行去樂池而公孫鞅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歡以太仁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三賞譽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
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
車轅李悝斷訟以射宋崇門以毀死勾踐知之故式
怒鼃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爲賁諸也婦
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
四一聽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說在
索鄭與吹竽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故
公子汜議割河東而應侯謀弛上黨
五詭使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使人問他則不

孫月峰曰皆五字句又略用韻圓自奇

鬻私是以罷敬還公大夫而戴讙詔視轀車周主亡玉簪商大宰論牛矢

六挾智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故必審南門而三鄉得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卜皮事庶子西門豹佯遺轄

七倒言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故陽山謾樛豎淖齒爲秦使齊人欲爲亂子之以白馬子產離訟者嗣公過關市

右經

各段檃括含涵先陳事理後貫事實簡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毅遂爲連珠體則濫觴矣

傳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遺

奸臣設事以愚其君如道

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内之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

高等是

孫月峰曰痛快波瀾

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荆事巳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

敘事不及左氏

之衆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刼主者固亡其半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

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爲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

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江乙爲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巳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

孫月峰曰又高一層

此是托喻

語意頓挫跌宕傷感

下偪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

十一章皆言誅罰必而人不犯

孫月峰曰有波有態

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傳二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

嚴蒞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

聖世立法不宜有此然記曰殷人先罰而後賞及考尚書殷政大抵尚嚴厲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重發明）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

言威利足以使人

以爲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甞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

罰必

也一日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
來是謂以刑去刑也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
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
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
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
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
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爲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

太仁不可以為國

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

太慈足以取亡

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大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

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

誅必

以後十數事皆言賞信而人自奮功

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主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傳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小有所忍則大有所得忍於焚宮則有伐吳之利忍于捐財則有攻亭之奮皆不惜之為也

此商君徙木之法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兵甲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

以射決訟

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好名之人亦可以賞勸

式怒鼃以鼓氣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勸人矣一曰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

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絶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

凡五事通言應對辭命之善

應對適中機故服

有乎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孟賁

傳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綜核之則無真竽矣

巧於候伺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廪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

章法甚簡古

公子汜善諫
韓侯能擇言

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内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以臨東陽

應侯善諫秦王能擇言

凡四事皆言伺察以得人之情

則邯戰口中虱也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然
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柰何王曰
必弛易之

傳五麗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立
有間無以詔之卒遣行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
不相信以至無姦

戴驩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
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
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恠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凡五事亦皆伺察以得人之情

傳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

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卜皮爲縣令。其御吏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吏陰情。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間。

以後六事皆用術之類

傳七陽山君相衛聞王之疑巳也乃僞謗樛豎以知之。

淖齒聞齊文王之惡巳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

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

而知之。

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儲說雖於聖人之道不相中然賞信可以鼓氣罰必可以禁邪巧伺可以得人之情纖言可以悟主取其術而不取其心用之亦可以助政

韓子卷之十

內儲說下

六微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一權借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

懷剮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二利異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劫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説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三似類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

此段一句一事如連環綴

王每句用一而字如錢之有貫非此法則事實不能成串也兩漢六朝多用此

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死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四有反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燒炙而穰侯請立帝

五參疑。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愼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衞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六廢置。敵之所務。在淆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

總前二事

凡五事皆言
奸臣勢重而
危國

號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猳而鄶桀盡

七廟攻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

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

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

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

右經

傳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

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

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

亦前章老子利器不可示人之意

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

奸臣比周而蒙上

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荊貴而主斷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綱

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

詳

孫月峰曰末句似謔似護絕有情態

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柰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傳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

三桓爲一故昭公奔

二事皆藉外兵以自重

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功於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

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
請爲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
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
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大宰嚭遺大夫
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
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
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荊微諷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荊將也兩國搆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

刖跪假手而害中大夫濟陽君假手而殺二人司馬喜假手而誅季辛怨不在大知幾宜早

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傳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巳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甞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

五段事相類總謂詭人計深害

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日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悦之夫人鄭袖知王悦愛之也亦悦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悦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巳爲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悦愛子然惡子之臭子見王常掩臭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臭王謂夫人曰新人

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荊令尹之近者也郄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郄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敬謹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郄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

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傳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廪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廥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

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輒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

二死也灸熟又重瞦而視之髮繞灸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傳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爲太子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楚成王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

二人事相類

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膰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傀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傀於朝韓傀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傀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此以胎諫也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傳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紂而亂其心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

二事亦相類

陰有之荆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絶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

意滑甘茂賢
以不肯亂秦
也以間甘茂

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乎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

吳攻荊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

萇弘之死明矣又戲為此說以惧後世

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欲伐虞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萇弘書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

無備故被襲
有備故計不行

人臣外交為
重因以為重

君伺察以得
臣

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傳七秦侏儒善於荊王而陰有善荊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荊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

甚。賜女帍。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十卷終